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婆婆要出嫁

□卜梦薇

一天,楼下张大妈神秘秘地对我说,“你婆婆在跟一个老头谈恋爱。”这爆炸性的消息让我既意外又欣喜。那一刻,我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快,婆婆要再婚,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。既为婆婆找到了生活伴侣,而对于我们来说,婆婆嫁了,我和老公就可以过真正的二人世界了。

其实与婆婆一起生活是迫不得已,婆婆就老公一个儿子,公公去世后,为了照顾婆婆,老公自然便将婆婆接了来。婆婆是老公的妈,赡养老人,天经地义,只是因为婆婆和我性格和观念上的差异,一直相处得不太融洽。

晚上婆婆从外边回来,看着她掩饰不住的欢喜,我凑上去问:“妈,你是不是去约会了?”被看穿了心思,婆婆红着脸说:“唉,这把年纪了还约什么会,我就是去跟一个谈得来的朋友吃了顿饭。对了,这事不要跟小鹏说,我怕他知道会不高兴。”

“不会的妈,他是个明事理的人,不会难为你的。如果他真的为这事生气,我说他。”听我这么说,婆婆松了口气,末了她有点犹豫地说:“小蕊,你说妈是不是不该……”

“妈你多虑了。你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。你放心,我们都支持你。”我言不由衷地对她说,内心里只想促成她的好事,成就我们的二人世界。

之后的一天,婆婆期期艾艾地对我说,打算将自己的恋爱对象领家来认认门。那天,我像一个最贤慧的儿媳一样,替婆婆张罗家宴,与婆婆在厨房煎炒烹炸小半天,弄出一桌子菜后,我打量了一下婆婆的穿着,拿出偷偷帮她准备的套装递到婆婆手里,说:“妈,快去换换衣服,一会儿人家该来了。”

婆婆惊喜地拉着我的手,感激地说:“谢谢你想得这么周到。”“妈,你说什么呢?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快点去换吧。”我将她推向卧室。

婆婆的“那位”终于来了。聊天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。他叫许刚,以前是一所大学的教授,现在退休在家,与婆婆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。他看上去气质儒雅,与婆婆挺般配。

那顿饭,宾主尽欢。席间,我不停地给许伯伯夹菜,一直微笑着听他说话。我得体的举止与贴心的话语,给许伯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他由衷羡慕婆婆,说婆婆有我这样一个懂事的儿媳,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

“是啊是啊,小蕊懂事又孝顺,这辈子有这样好的儿媳,我知足了。”婆婆锦上添花道。听了婆婆的话,我脸红了。之后,婆婆与许伯伯的恋情进展神速,很快,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结婚的前一天夜里,婆婆来到了我房间,对我说:“小蕊,妈明天就要走了。妈也没什么留给你,这是我与你爸当年订情的信物,我转赠给你吧,算是给你留个纪念。”

说着,婆婆打开首饰盒,里面是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。得知是当年公公送婆婆的信物,我坚持不接。见我推辞,婆婆有点生气:“小蕊,妈知道自己这几年待你不够好,人老了,有时候想问题容易钻牛角尖,希望你不要跟妈计较。”

“妈您想哪去了,您是长辈,我怎么会跟您计较,其实我也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……”

听了我的话,婆婆笑了,说:“如果不计较,那这东西你收下。”看着坦诚的婆婆,想到自己的小私心,忽然之间,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喊了声妈,抱着婆婆哭了。

婆婆慈爱地抚着我的头发,说:“傻孩子,哭什么,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想你们了,我还会回来看看你们,你们也可以去我那儿看我。咱们永远是一家人。”

婆婆哪里知道我是在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愧呢。

婆婆出嫁了。出嫁后的婆婆,常常在自己家做了好吃的饭菜给我们送过来,而我也投桃报李,隔三岔五买几样东西给婆婆送过去。闲暇的时候,我便挽着婆婆的手臂,陪她逛街,做美容。许伯伯所在小区的人不认识我,看到我跟婆婆亲密的样子,便招呼她:“跟女儿出去啊?”“是啊,是啊。”婆婆回答。然后,挽起我的胳膊,幸福地笑。而我的内心,也和她一样,充盈着幸福和快乐。

天兴集团杯
举行齐鲁·爱在人间
(婆媳好故事)有奖征文
征文时间:2011年7月15日至8月31日
主办:齐鲁晚报 山东烟台地矿局地质研究所
协办:山东地矿局天兴集团

“没老没少”的工人爸爸

□张爱红 张作鹏

爸爸是奶奶第一个孩子,天资聪慧,生性顽劣。一次奶奶补衣服,一转身,针不见了。那是奶奶唯一的缝衣针。地下、针线筐箩里里外外,奶奶找遍,没有,眼光落到五岁的爸爸身上。但是任凭奶奶威逼利诱,爸爸始终就三个字“不知道”,一只手却死死摁住头上的帽子。奶奶说摘下帽子!爸爸摁帽子的手更紧了。奶奶一巴掌搥过去,帽子从爸爸头上飞出去,落在地上。奶奶在帽子里找到了针。奶奶又一巴掌搥过去,爸爸交代他想做鱼钩。

上面的故事是我妈讲的。当我向爸爸了解事情真相时,爸爸说甭听你娘胡嚷嚷。

爸爸爱吃水饺,但从不吃醋。菜里只要放了醋,无论山珍海味,爸爸都不会动一筷子,有时闻着醋的酸味,他都会干呕几声。问他为什么,爸爸讲了下面的故事。

1950年一个普通的午后,一个卖酱油、醋和香油的小贩,来到老家的村庄。一路奔走、沿街叫卖让小贩又累又渴,看到街道上空无一人,渴坏了的小贩放心地到村民家讨水。这时,十几岁的爸爸和他的两个同学发现了没有主人看护的独轮车,三个人交换一下眼神,各自抢到独轮车前,一个抱起酱油坛子,一个抱起香油坛子,爸爸抢到了醋坛子。喝醋的爸爸吐了三天酸水,从此再不闻醋味,喝香油的小子泻了三天,那几日他家厕所如香油坊一样飘香。喝酱油的最惨,十几岁的孩子像患上痲病的小老头,终日咳嗽不止。

读私塾的爸爸,语文、算术特别好,高小毕业后,爸爸当上了村里的会计。那年冬天,爸爸和村里其他青壮年参加黄河堤岸加固,俗称“出夫”。出夫劳力有男也有女,他们在一口锅吃饭,一个通铺睡觉。村里带队的队长心术不正,睡觉时老是把他的铺盖卷紧挨着大姑娘、小媳妇,别人敢怒不敢言。爸爸当面说过他几次,不听。年轻气盛的爸爸当队长队的铺盖卷扔到泥地里。虽然队长人高马大,但是面对一身正气的爸爸,自觉理亏的队长只有吃下这个哑巴亏。

在之前,爸爸负责队里财务时,每一笔账的来龙去脉都理得清清楚楚,一分一毫都记得明明白白,已经触及到队长的个人利益。新仇加旧恨,队长伺机报复。机会很快来了,山东金岭铁矿到村里招工。

那时有一句俗话叫“七级工、八级工,不如农民一沟葱”。习惯了农村生活温情与懒散的农民,对到企业上班根本不感冒。整整一天,村里没人报名。于是,铁矿招工负责人求助公社,公社找队长,招工上升到政治高度。队长不假思索,第一个给爸爸报了名,其他5个有“不良记录”的青年,也被队长公报私仇。处处受排挤,无力改变现状的爸爸二话没说,收拾行装,走人。

在铁矿,爸爸每天砸石头、抬石头,工资每月15元,扣去生活费,剩3元。不到半年,和爸爸一起参加工作的同村青年,溜了四个。

逝者档案



图中右一为本文作者的父亲

- 姓名: 张建勋
- 终年: 63岁
- 籍贯: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周家镇夏家村
- 生前身份: 山东省金岭铁矿工人

机遇往往深藏在被忽视、被冷落、最不起眼的角落。

勤奋好学的爸爸从电焊工学起。在师傅指点下,他的电气焊水平一步步提高,工资也逐年一级级攀升,十几年后,爸爸成为一百多人的车间里最年轻的八级工。八级工,是当时工人阶层获得的最高荣誉。爸爸的电焊技术甚至超过师傅,他的单面焊接双面成形更是冠绝一时,无人能比。那时工人也不再是让人瞧不起的“一沟葱”,一跃变成了炙手可热的“铁饭碗”。

每月一百多块的工资,让爸爸戴上了“上海牌”手表,骑上了“国防牌”自行车,在村里率先配齐了象征那个年代成功男人的几件大件!

每月一百多块的工资,也滋润着爸爸的生活。在农村过年过节、婚丧嫁娶才能见到的酒肉,爸爸随时都能享受到。每个周末,爸爸和他的酒友们都猜拳行令、吆五喝六,喝得不亦乐乎,有时能喝通宵!爸爸“酒名度”不但在村里,在方圆十里也小有名气。有酒有肉的生活,让爸爸风光无限,也为他的下半生埋下了隐患。

我小时候除了盼年,再就是盼自己或者家人生病。那天我妈生病,我暗自欢喜,一刻不离妈妈左右。医生给我妈把脉、听诊,爸爸坐着马扎,在火炉上煎大头、细身,身上泛着细小盐粒的“狗棒鱼”。

“你们三个过来!”正在煎“狗棒鱼”的爸爸把我们姊妹三个叫到跟前,用菜铲指着我们的鼻子,挨个问:“是你拿的?”我们都干脆地答:“没有!”自始至终,我的左手一直挡在裤兜

前,爸爸找的咸鱼,就在我的裤兜里,热乎乎地贴着我大腿。

爸爸说:“怪了,咸鱼自己长腿跑了?”医生打圆场说:“可能让猫狗叼走了。”我妈说:“家里没养猫狗。”医生说:“三条就够吃,三条就够吃。”

好在爸爸没有再追究咸鱼去向,和医生就着三条狗棒鱼,一盘炒鸡蛋,喝起了酒。但是长腿的咸鱼,却时常被爸爸说起:“手真麻利!我扭头和医生说话的空,锅里四条狗棒鱼成三条了!鱼在锅里冒着油烟,人家就抓走了!那说手是肉长的,我不信!”

我妈这时就笑着说:“谁家的孩子谁家!要是戴着帽子的话,没准就藏帽子里!”

爸爸38岁那年,患哮喘病的爷爷走了。奶奶、叔叔、姑姑哭得惊天动地,爸爸没哭。我问他为什么。爸爸说:“人死了,哭有啥用,能把人哭活?”我们给爷爷上坟,爸爸不去,说:“迷信!人都死了,再好的饭食也吃不到。活着孝敬,比啥都强。”迷信信神的奶奶对爸爸很有意见,说他没老没少的。

“没老没少”的爸爸,在村里每个工分六七分钱时,就每月给奶奶十块钱养老钱。我家虽然明着和奶奶分了家,但明分暗不分。爸爸有6个弟弟、叔叔们上学,爸爸掏课本费、书本费;四叔订亲,“借”去我家120元的上海大挂钟;五叔结婚没房子,我家搬出去,买旧房子住。在爸爸的帮助下,我的6个本分务农的叔叔无一人打光棍,都娶上了媳妇。这在当年也是难得的。

爸爸由于喝酒过度,1987年得了脑血栓,住院治疗,腿脚不如以前灵便。之后,脑血栓的老毛病又犯过几回,爸爸才彻底告别了嗜之如命的酒。随着年龄增长,爸爸身体每况愈下,行走都需要人搀扶。2002年深冬一个夜晚,爸爸离我们而去。

爸爸去世后的一个星期里,我忘了冷暖饥渴,忘了亲情家庭,忘了时光交替,陪伴我的只有不尽的眼泪。

一天,我独自恍惚走在村外田埂路上,两边是灌浆绣穗的麦苗,空气中有一股丝丝清香。不远处,站着一个人,背对着我,像爸爸!一身藏蓝的褂褂,拄着短柄手杖,腿脚看上去很灵便。爸爸偏瘫十几年,肯定不是他!走到那人跟前,他转过脸,是爸爸!不等我说话,爸爸虎着脸说:“成天哭啥?别再哭了,回家好好过日子!”说完快步走进一个砖砌的院落……

我一激灵,醒了,原来是梦!

某日,看到网友“一根小葱”纪念父母的日志:

现在
我开始学着
不再用泪水
怀念你们
我知道
你们愿意看见
我的微笑……

我明白了爸爸托梦的深意,怀念不能只用悲痛,更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,那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安慰。

投稿信箱: www.207@163.com

人间

父亲的背影

□夏龙河

父亲是个瓦工,因为手艺比较好,年轻的时候,在三里五村,也算“名人”。

父亲擅长修门楼。那时候,盖好房子后,家家都要修门楼。门楼因占据首要位置,被看成是主人的门面。找一个好的瓦工修门楼,是房子完美收工的压轴戏,因此找他修门楼的人很多。白天大家忙,都趁着晚上来找父亲,我家的小煤油灯总是熄得很晚。直到现在,那不甚光亮的小煤油灯,和浓浓的早烟味,和心情很好的父亲爽朗的笑声,依然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。

那时候的父亲,健康能干,并且看起来前途光明,日子比上不足,比下略有盈余,也算满足了。

记得父亲还喜欢看书,他常得意地对母亲说,三天不读书,赶不上头驴。言下之意,他是天天读书的人,是母亲不能比的。但我大约记得,父亲读的书以连环画居多,还常常碰到不认识的字,要去问爷爷。不过,那时候的父亲心态好,并不影响他作为常读书的好瓦工的骄傲。

在我和妹妹都成家之后,我们就不让他出去做工了。父亲种地之余,就同邻居们凑在一起打扑克,很逍遥。那几年,父亲胖了,人也很精神。

世事总是多变,我经营多年的生意因为金融危机倒闭了,妹妹面对日新月异的房价,终于决定贷款买房,似乎一夜之间,我们都没有太多能力接济父亲了。父亲在我们的不断反对下,收拾了工具,跟着别人一起打工去了。

回家,父亲依然很爽朗地笑,说工地领工的对他如何好,他做的都是很轻松的活计。听了多次,我们也渐渐地放下心来。只是常听母亲抱怨父亲晚上浑身疼得翻不过身来。我问她父亲不是不出力吗?母亲支吾着说,他就是闲着也是那样啊。

父亲是每天一大早坐着村里的三轮车去上工的。他走得很早,回来也很晚,我很少能看到他。上个周日,因为有急事,我也早早起来了,刚好看到父亲出门。

父亲瘦多了,前几年很合身的衣服,在他身上松松垮垮的,几乎包了大半个身子。他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,里面盛着他的午饭,一只手里拿着那个跟我要的水杯。满头的华发凌乱着,好像都没梳过。

父亲是很要好的,原先出门都要认真地梳一下头。我看着脚步踉跄的父亲,顶着一头乱发,匆匆拐过了街角,有些哽咽,竟然没有提醒他应该梳梳头。

他的背影硬硬地,压在我心里,让我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。